

实力榜  
中国当代作家  
长篇小说文库

# 海兰珠传奇

HAI  
LAN  
ZHU  
CHUAN  
QI

罗敏著

世间再无海兰珠，槛外长江空自流


彼岸花，开一千年，落一千年，花叶永不相见。情不为因果，缘注定生死！关于彼岸花，有一个这样凄美的传说……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罗敏著

# 海 兰 珠 传 奇

• HAI  
• LAN  
• ZHU  
• CHUAN  
• QI

 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海兰珠传奇 / 罗敏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 
2019. 12

(实力榜·中国当代作家长篇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205-1737-9

I. ①海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  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267838 号

责任编辑: 全秋生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 69 号 邮编: 100142

电 话: 010-81136602 81136603 8113660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81136655

印 装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9.25 字数: 300 千字

版 次: 2020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2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8.00 元

---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有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CONTENTS

目  
录

- 第一章 前 因 / 1
- 第二章 祸 水 / 13
- 第三章 初相识 / 26
- 第四章 命 定 / 38
- 第五章 遇 险 / 52
- 第六章 获 救 / 61
- 第七章 彼岸花 / 75
- 第八章 玉 玺 / 83
- 第九章 海兰珠 / 94

- 106 / 第十章 科尔沁
- 117 / 第十一章 草原
- 130 / 第十二章 那达慕
- 147 / 第十三章 巴特尔
- 162 / 第十四章 练骑兵
- 176 / 第十五章 马奶节
- 188 / 第十六章 大婚
- 202 / 第十七章 佳偶
- 213 / 第十八章 祭太祖
- 223 / 第十九章 出征前
- 242 / 第二十章 随军
- 255 / 第二十一章 恩宠
- 272 / 第二十二章 失爱子
- 280 / 第二十三章 顺治生
- 288 / 第二十四章 太宗殡
- 298 / 第二十五章 摄政王

## 第一章 前 因

我的名字叫叶暮晚，今年二十七岁，是一个自由撰稿人。这里所谓的自由撰稿人，意思就是说，想到时就写一点，想不到时就懒得写。

当然，我是有梦想的。我的梦想就是哪天天上掉下来个幸运蛋很不幸地砸中我，让我的文章很不幸地被哪个编编看中，顺便再掉个几百千把万的把我砸晕那就更完美。另外，我也在淘宝上开了个小店，卖点小饰品什么的。

其他时候，我都喜欢缩在自己的窝里上网、看书、睡觉，再看看那些千篇一律的肥皂剧。偶尔，我也会去那种所谓的古玩店淘一些所谓的古董。不过，我一般没什么眼光，老板说是那就是吧。但这必须是不让我经济大出血的情况下。

今天是周末，古玩店应该很热闹。一个人窝在家也没什么意思，干脆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新货。想到就做，于是乎，骑着我的二手电瓶车很拉风地一路嚣张着噪音到达那家常去的“古韵风”。

还是那个胖得过头的老板，每次砍价砍不下来时我就会想，他一定是搜刮了太多民脂民膏，贪了咱小老百姓太多的钱，所以把他自己撑得脑满肠肥。

看见我，他忙笑着上前招呼：“哟，老顾客，来得可巧了，前些天刚来了新货。”

关于他的“新货”一说我颇不以为然。每次都说是新的，但我就没一次买到过十分中意的。不过为了礼貌，我每次都会买一两样小东西带回去，不然我以后他就不招呼我了。

我应付似的笑着问：“什么新的？拿来我看看。”

“好的，你等一下。”说完他屁颠屁颠地跑进内室。

这个店面也就十来平方米，被货柜货架那么一占，空间所剩无几。进门两面墙壁是那种高高的一格一格的货架。对面墙壁则挂着一些字画和扇形雕刻的手工艺品，下面是个长长的玻璃柜台。柜有三层，每一层都摆满玉器，诸如手镯、玉佩、发簪、玉扳指、玉挂坠，等等等等。

由于空间有限，柜台平面当然是用来交易的桌面了。柜台后面墙的左边另有一道门，估计，值钱的都放里面了，因为外间这些十之八九都是赝品。我合计着一要如何砍价才不至于亏大。

愣神的当口，看见他小心翼翼地捧着个红木盒子出来。盒子大约书本那么大，又要比书厚很多。通体呈暗红，却并不耀眼。单看这盒子的做工和质地，就是上上之品。

胖老板似是看出了我的欣喜，连忙献宝似的说：“这好东西我可没舍得卖给别人。那些农民暴发户买去了也不懂得欣赏。我特意留给你的，相信你会喜欢。”

我觉得心里有些迫不及待：“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快打开啊。”

胖老板把盒子放在柜台上，手指按住边缘一推，咔的一声，盒子弹开。敢情这盒子还装了弹簧。

上前一步，呈现在我眼前的，是一串手珠。看见这串珠子我的心忍不住一颤，这种感觉很奇特，仿佛这根本就是属于我的，我只是寻回了属于我的东西一样，没有该有的陌生感。心中满是失而复得的喜悦和一种……久违的心酸！对，是这种感觉没错。可是天知道，在这之前我压根没见过这东西。

我颤抖着手轻轻地拿起手串，手串共有珠子十六颗，颗颗晶莹透亮，珠子呈暗红，隐隐透出褐色的花纹。细看之下，每一粒珠子里面都暗藏乾坤。有的里面像是一片叶子，有的像是一朵花，有的则像是日暮的夕阳……

老天！这是什么东西？真是太美了！珠子的珍贵之处在于明明是天然的，却又大小一样。珠子拿在手里时那种沁人的感觉，圆润细腻自不必说，光是那份与你自身的契合度就让你爱不释手。这绝对是一串纯天然的珠子，而并非经过手工打磨和加工的！

我的心情激动万分，根本没听到胖老板说了什么，只恍惚中听到：“此珠来自清朝开国之初，皇太极年间，传说这是他最宠爱的妃子所有。这手珠还有一个很美的名字‘彼岸花开’！”

就算我再没眼光也看出这串珠子价值不菲，这样的东西我大概是买不起的！不，应该是根本买不起：“那个……老板，这串珠子一定很贵，我想还是算了，我买别的吧！”

强压下心里的遗憾，我把珠子还给他，但我的眼珠啊，就差没掉在那串珠子上了。

“是很贵，但是，我为什么要等到你来，因为我相信冥冥中自有缘分。与其卖给那些不会爱惜的人，不如赠予惜她爱她之人。”胖老板满含深意地说。

送给我？不是吧？呵呵……有这种好事？

我不信地道：“那个……老板啊，怎么好白要你的呢？”我的话暴露了我内心与生俱来的贪婪。我暗暗鄙夷自己。

“不是免费送你，怎么说也得象征性地收点，嘿嘿……不瞒你说，这是我一个朋友给我的，他要我送给有缘人，不过，这个手续费嘛……”他的话充分地暴露了商人的品质啊！我鄙视。

“呃，你朋友送给你，你却拿来卖我钱？”果然是奸商啊！

“是你我才卖给你，别人出再多的钱我也不卖，这串珠子可是有灵性的。”说得好像多委屈似的。

“什么灵性啊？”我把他的话当作是商人特有的招招。

“灵性就是，只有在见着它的有缘人时才打得开这个盒子。我朋友拿给我时我第一个就想到你了。我刚刚只是想试一试，嗨，你还别说，还真是打开了。这之前，好几个顾客来看过，却打不开。你说，你是不是那个有缘人呢？”

听他说得这么玄乎，我心里说，你滚！骗谁呢？别人打不开？就是存心讹我。我不禁又鄙视他了一把，但嘴上也只好问：“那你说，多少钱？”

“这个……我朋友说价值连城。当然，你是有缘人，象征性地意思意思就行。”老板搓着手一个劲儿地夸。

“你就说个我接受得了的价吧，价值连不连城的谁知道啊，也不知道真的假的，不过我知道的就是，除了我别人打不开。”我斜他一眼。

说打不开我当然知道不可能，不过我却用他说的话回他，我心里也有自己的主张。

老板笑得有点贼：“那个……暮晚啊，你瞧，也不好白送你的是吧，既然是有缘人，那就收你一万块吧。”

“哇！哇哇哇！一万块还少啊？这也叫送？”我不满地大叫。虽然我知道此物的价格绝对是这个数的百倍甚至更多。

胖老板不满地嘀咕：“哎！算了，八千块你拿去吧。要不是我那朋友交代了，你能捡这么个便宜？”

我奸计得逞地笑：“八千？好，成交。”虽然八千块是我全部的家产了，但有钱难买心头好嘛。

“叶暮晚，有你的，每次都要这么绝吗？”那个胖子不满地念叨。

买得这串手珠，我真是兴奋得不得了。想想以前淘回来的那些个玩意儿全被我压箱底儿了，只是偶尔拿出来把玩一下。可是今天这手串啊，我可是怎么看怎么爱！

思忖间不自觉地套上手腕，可这一套就像是吸上了我的手腕一样，取不下来了！

怎么回事？这东西不会这么邪吧？灵性？不会真找上我了吧？

我着急地想要取下来。可越急越乱，越乱越急，慌乱中，我用力一扯，只见手串弹了一下，随即有一圈光晕慢慢扩大。我不禁觉得头晕，完了完了，这珠子定是妖邪之物，我被冤魂缠身了！

恍惚中，我似被光晕罩住。耳中隐约听见：“花凋叶长，叶落花开，生生世世，花叶永不相见……暮晚，我不要那样的结局！”

呃，是谁？是谁在和我说话？

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，只觉恍惚中，有很多人走来走去，大声地说着话。什么人啊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什么素质？吵人睡觉，当心我投诉你。

但似乎我的投诉好像根本吓唬不了他们。声音越来越大，断断续续地：“……大汉……冲撞……丫头……伤了头部……”

呃！什么跟什么呀？我气得一跃而起：“出去出去，别吵我睡觉啊！”

争论声戛然而止，七八双眼睛唰地看向我，那眼神仿佛看个怪物。众人愣神了一会儿，立马又呼啦啦奔至我面前。

而此时我才发现我正半坐在一张好像是什么动物的皮毛上，身上因我坐起而滑落的毯子正蜷缩在胸口以下的身体上。等等，这是哪儿？为什么他们叽里咕噜的仿佛鸟语似的话听进我耳朵后我会懂？就像我的大脑有台语言翻译机自动将他们的话翻译过滤给我。真是太怪异了！

我吞了口水：“呃……那个……麻烦你们都出去别吵我睡觉。”天知道，这时候，我居然还像个白痴样想着睡觉！

众人这才缓过神来，好像这样有礼貌才是他们熟悉的乖宝宝。其中有个女的二十多岁，上前半跪在我面前，握着我的手说：“长生天保佑，我们美丽的哈日珠拉醒过来了，那可真是太好了，没事就好！”言语中颇多欣喜。

我没兴趣去琢磨她话里的含义，我更在意的是，为什么他们穿得如此怪异。一定是哪个剧组在拍电视剧。对了，对了，貌似蒙古人的衣服，我在电视上都有见过的。果然是热情好客啊！演得真到位。

我尴尬地抽出我的手，生疏又不失礼貌地问：“请问，你们是哪个剧组的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怎么穿成这样？”我没有忽略我身上的异族服饰。

但她似乎没有听懂我话里的意思，歪着头消化了半天又继续她的话题：“你总算是醒了，你昨天冲撞了大汉，幸而大汉不怪罪，你可知道？这是杀头的大罪啊！”

“这位姐姐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这里是哪儿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”虽然这位小妹妹看起来很老成的样子，但我敢保证她绝对没有我大，我

都二十七岁了，已经赶上大龄青年的队伍了。不过我打算用怀柔政策，先攻心为上。喊她一声姐姐我又不会掉块肉。

可她似乎并不领情，夸张地睁大眼睛瞪着我，还一边用手来摸我的额头，一边着急地说：“什么姐姐呀？我是托雅啊，普鲁托雅啊，哈日珠拉你没事吧？是不是摔坏脑子了？”

接着众人也七嘴八舌地说开了，最后众人得出一个结论：哈日珠拉被大汗的马吓得摔坏了脑子。于是又张罗着再去找医生，根本不给我申辩的机会。当然，就算真让我说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因为我也得出一个结论：这些人都是自以为是的疯子，根本没法和他们交流。

就在众人退出去的当口，我这才注意到“门”。没错，是门没错，根本就是一块布帘子嘛！

老天！这到底是什么野蛮部落？竟然连门都是用的布。这里治安也太好了吧，难道晚上就不怕有小偷？还有这房子，貌似蒙古包，窗户都没有，这里的人住着也不嫌热的吗？还有这床，这一切的一切……

就在我大发感叹这里的治安如何之好而这里的人如何耐热之时，一转头看见托雅还在。她似乎还在担心我头部受伤的问题。

只听她一个劲儿地念叨：“哈日珠拉，你一定是被那马儿吓得摔坏脑子了，不然你不可能不认识我。我们可是好姐妹！”看来她还在为我不认识她而耿耿于怀。

“托雅，我想我是真的摔坏了脑子，不过我一看见你就觉得亲切，感觉很熟悉。”其实我不想撒谎的，但我不忍心看见她这样。菩萨，原谅我吧，我不是个诚实的孩子！

果然，她听见之后开心地笑了：“我就说嘛，你不可能忘记我的，就算不记得我但还是觉得我熟悉。”

“那……托雅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是如何受伤的？”这是我必须面对的现实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，并且成了他们口中的哈日珠拉。

“那天，我们两个奉命去侍候舒泰福晋，走到半路遇到大汗骑着马狂奔而至，你被马带得摔去很远。大汗本来很恼怒，可是看见你后不但没生气，反而抱着你送了回来，你当时已经晕过去了。想那天大汗一定是因大金国来犯之事而着急，要不大汗断不会骑马狂奔。大汗一定是要把这事告诉给苏泰福晋。”托雅忧心忡忡地说！

我没工夫研究她的情绪，我只觉得头大。托雅尽说些我听不懂的话，我觉得有必要弄清楚：“大汗是谁？我和他认识吗？什么大金国？福晋又是谁？”

托雅同情地看着我：“看来你真伤得不轻！大汗就是我察哈尔林丹汗。你当然不认识他，做奴婢的哪有那个福气。除了我，你并没有见过大汗。我一直都在苏泰福晋的跟前侍候，自哈挖（父亲）月前过世后我才恳请福晋让你也来跟着我的。大金就是皇太极的大金国。福晋就是大汗的妻子，叶赫娜拉·苏泰。”

我不禁又好气又好笑，她该不会是以为我连福晋就是大汗的妻子这一点都不知道吧？用得着解说得这么详尽吗？真是！

不过更让我不可思议的是，察哈尔林丹汗，还有皇太极，这些可都是历史名人哪，可怎么我会和他们扯在一起呢？

如果托雅说的是真的，那么现在应该是明朝才对，可托雅没必要骗我啊。明朝是汉人朝代，这里是蒙古的地盘，又该是什么朝代？问题是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
对了，手串，我的手串。我不自觉地抬手，腕上空空的，哪里还有手串。我把抓住托雅，着急地大叫：“我的手串，我手上的珠子呢？”

托雅被我突然发疯的样子吓得后退，边退边甩开我的手：“什么珠子啊？哈日珠拉你别吓我。”

“明明戴在我手上的，现在怎么没了？”我怀疑地望着她。

“我从来就没见过你戴过什么珠子！”她边叹气边说。想来她一定是以为我伤得太重，所以糊涂了。

看她的样子不像有假，那么，这又是一个谜。就像我莫名其妙地来到这里一样，我手上的串珠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。

怎么会这样呢？是平行空间真的存在？抑或蝴蝶效应之类的？可是，那不就只是一些理论吗？理论上不是说要大于光的速度才能穿越时空之类的吗？可我记得我当时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啊，我又没奔跑什么的，就算我奔跑的速度比国家田径运动员还快，也绝不可能超过光速。

老天啊！谁来告诉我，我怎么会来到这里？哦，诡异，太诡异了！

托雅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不确定地问：“哈日珠拉，你真的没事吧？”

我讪讪地道：“没事！”忍住骂老天的冲动，泄气地想，没事？没事才怪。

托雅眼睛放光：“你这次可是因祸得福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我想说没人比我更倒霉了，还因祸得福呢？可心里竟也忍不住好奇：“这话从何说起？”

托雅不无羡慕地说：“你可知道？要是换作以往大汗不治罪才怪，可是昨天大汗不仅没责怪你冲撞他，反而还亲自送你回来，并且招太医诊治你，不是福是什么？”

我颇不以为然：“哦，可能他觉得他的马吓到我而心生愧疚，所以才送我回来的吧。叫医生来看我这是他应该做的，这叫绅士风度，懂吗？”

“依我看啦，大汗是看上你了，你就快飞上枝头了。对了，什么是绅士风度？”托雅的表情从向往变成好奇。

变脸还真快，我想。不过要让我和一个古代女人谈风度一定是一件十分累人的事：“风度就是风很大。”

“风大吗？不觉得。”

我忍不住翻白眼，老天！

察哈尔·林丹，又称陵丹、灵丹，打来孙可汗的四世孙，蒙古察哈尔部人。是明、清之际蒙古呼图克图汗，简称林丹可汗。据清朝康熙内府蒙古文抄本的史籍《蒙古源流》记载，林丹汗是蒙古察哈尔部首领，也是蒙古最后一位大汗，出身于蒙古黄金家族，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世孙。黄金家族指的是大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的后裔。他即察哈尔蒙古大汗位时，年方十三岁，后驻帐广宁（今辽宁北宁）以北，即位后进行全面的政策调整。

来这里三天了，托雅除了侍候主子外，其他时候都陪着我。当然，我也趁机从她口中知道一些关于我，也就是哈日珠拉的去。原来我是十岁那年被托雅的哈挖去边关时捡到的。

那一年边关战乱，托雅的哈挖是一名随军医生。据说捡到我时我穿着汉人的服饰，饿得昏倒在街头。托雅的哈挖把我带回来后取名哈日珠拉，从不告诉别人我的身世。这么多年来，只有托雅一家知道我的身世。托雅的哈挖在上个月去世了，母亲早在托雅很小的时候就死了。

因为托雅的哈挖一直很疼我，所以我一直都陪在他身边。自从他过世以后就只剩下我和托雅相依为命，现在也跟着托雅一起侍候这些蒙古的主子。

托雅今年二十岁，而我则大她四岁。这还算好，和我在现代的年龄差得不是太多，不至于让我接受不了。

在我得知这些事后，无形中把托雅当成是我的亲人了。想想当年要不是她的哈挖救下哈日珠拉，可能我这次说不定附身到什么人的身上，也许是老头老太太，又或者是什么猫猫狗狗，咦，想起来就害怕。看来冥冥中一切真是有定数的！

这三天来，每天太医都会来看我。对我的诊断是：骤然受惊，以致心脉受阻，气血不畅，因而忆不起往事。说过些日子会慢慢好起来。开的药方无非就是些活血化瘀之类的。

看来这古代医术还真是落后，要是在现代，医生一定会说是选择性或间接性失忆。除了该用的药，一定还会让人给我灌输以前的事让我早点恢复。可这里的医生竟然说让我多休息少想事，真是毫无建树。

这三天来，大汗也就是林丹汗来看过我两次。第一次来时，我不知道他是谁，对进门的他冲口就是：“这里是女生寝室，进来也不先敲门，真没礼貌。”

他显然被我说的话愣住了，过了很久似乎才反应过来，他走近我问：“可好些了？”语气很温柔。温柔？

我被这两个字吓了一跳，怎么可能？又不认识他。该不会是这身体的主人认识他吧！

“嗯。好多了，谢谢。”我冷冷地回答。

我承认这个男人长得很帅，还是那种很霸气的帅。但我又不是花痴，不会天真地以为人家是因为看上我才来献殷勤的。

他似乎觉得很无趣，边走近我边说：“有什么需要就吩咐下去，有不舒服就传太医。头还痛吗？”说着手就伸向我。

我条件反射地跳开：“没什么需要的，不痛了。”我承认哈日珠拉是长得颇有姿色的，但眼前的这个男人似乎热情得过了头。

“哈日珠拉，你瞧我给你带什么来了。”外面托雅的声音正好解救了我。

我急急奔至门边，正要伸手打帘，托雅也正好进来，手里捧着有书本那么大的雕花铜镜。也不知打哪儿弄来的，想必是拿来哄我高兴的。

我把铜镜接过来，想这蒙古大草原上也有这等稀罕物，想必得来不易吧。

看一眼镜中的自己，哦不，是哈日珠拉，果然有当祸水的潜质，并且还长得那么像我。可是再美我也很排斥，我只想做我自己！

托雅看见眼前的人脸都吓白了，急忙跪下，颤抖着声音：“奴婢该死，不知大汗在此，请大汗降罪。”

啊！林丹汗。我刚才还给他冷脸了，不会把我咔嚓吧？我转身看着他：“你是大汗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

林丹汗对着托雅摆手：“你下去。”

“是。奴婢谢过大汗！”托雅退着出去，连大气也不敢出。

我总算是见识了这古代的人权，敢情这主子不罚不杀的你还得感谢他的不杀之恩。啧啧，还是咱们现代好啊。行动自由，言论自由，你跬，我就比你更跬！

我正想着人权的问题，林丹汗冷不丁一下子转向我，吓我一跳。我暗暗拍拍胸口。他用褐色的眸子盯着我，表情深幽而又若有所思：“他们说你失忆了，我原还

不信，看来还真不假。”

我看着眼前的林丹汗，三十多岁吧，眉毛浓而密，鼻子挺而直。嘴唇薄薄的，下巴有很多胡子，但不杂乱。

这个男人，如果把胡子剃了一定十分俊美。可能，是故意留胡子来增添自己的威严，我想，这样别人看见他就会怕他，幸好我是现代人，不会被吓倒。

他的眼睛很亮、很深邃，看着你会让你觉得被透视，我不喜欢这种眼神。他的头发不是乌黑的那种，微微有点淡淡的褐色，也许，这就是他们民族的发色吧，不过，托雅的头发的就很黑。他个子很高大，我简直就是在仰视他，而他则是在俯视我。

我真是好奇死了，做大汗的不是应该动不动就要打要罚的吗？怎么刚才我那样对他他也不罚我？心里不由对他生出一丝好感。

“怎么不说话？是在怕我吗？不过我看不出你在害怕。”他调侃地看着我，眼睛满是笑意。

“大……大汗，我刚才不是故意的。”其实我还真不觉得害怕，可能因为我是现代人吧，感受不到作为古代君王的生杀危险。

“你叫哈日珠拉？”他突然没来由地问。

“是的，大汗。”我极力装出恭顺的样子，低下头说。

“你和她很像，真的很像！”他的眼神突然变得很缥缈，似在回忆什么。慢慢地，眼底似有雾气，很深远，很忧伤。

“大汗，我和谁很像？”

其实我压根不想去揣测他眼中的情绪，我好奇的是我发觉自己原来还长有张明星脸，我长得像谁呢？谁能让他有如此忧伤的眼神？哦不，应该是哈日珠拉长了张明星脸。

“哈日珠拉，你可愿嫁给我？”他突然又没头没脑地来一句。

“什么？”这个男人真是奇怪，根本就是答非所问，还说些莫名其妙的话。

“我要你嫁给我，哈日珠拉。”林丹汗很认真地说。

我完全蒙了，脑子有一刻的短路。开什么玩笑，古人怎么动不动就玩求婚，也不顾忌别人的感受！

“大汗，这个问题很突然，我们完全不了解对方，所以，我不会嫁给你。”

“不，这一次我不会再放手，你一定要嫁给我，你只可以嫁给我。”说话间他欺身上前，把我圈在他的怀里。

对于他的话，我可以表示理解，但对于他的行动，我实在是很反感，起先那点好感也被他吓得跑光了。

被他抱着，动又动弹不了，我急得满脸通红：“大汗，你先放开我。”

他不仅不放，反而低下头来，眼里流露出隐忍。他在隐忍什么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感觉有危险在逼近我。

他这是要干什么？天啦！我用手死劲儿抵着他的胸口，以阻止他的靠近。但在她面前，我似乎更像是一只被老鹰抓着的小鸡仔。我的力气小得可怜，我抵制在他胸前的手似乎更像是在撩拨他。

我慌乱地躲避着他的目光。他的左手锁住我的腰，右手捏住我的下巴，以期让我与他对视。

我被他看得更加慌乱。正在这时，他迅速低下头来，覆盖住我的唇。我羞愤地瞪着他，紧闭着嘴巴不敢松口。

他本来捏住我下巴的右手迅速转至我的后脖子，用力按下去。我不免吃痛，呼出声的同时，他的舌头趁机长驱直入，霸道地吮咬我，野蛮地攻城略地。

我被他吻得喘不过气来，眼泪屈辱地夺眶而出。我怎么这么惨啊，莫名其妙来到这里，竟然还要因为被强吻而缺氧致死。要死也换个死法嘛，怎么这么窝囊。

林丹汗可能感觉到我眼泪的咸味才骤然放开我，但依然将我禁锢在他的怀里。

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，从来没感觉空气像现在这一刻这么美好芬芳过。我嫌恶地擦拭着被他吻肿的嘴唇，丝毫都没有那种接吻时所谓的甜蜜。

他心疼地为我拭去泪水，着急地说：“别哭，别哭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如此对你。你别哭了好吗？”

想起这离奇的遭遇，以及这些天来的委屈，我愈发哭得伤心。根本不想理他，只想赶快脱离这让人讨厌的怀抱。

他无奈地松开我：“你可以慢慢适应，但是，我是不会放手的。”说完他转身出门而去。

疯子，真是疯子，这里的人都莫名其妙，我狠狠地咒骂着。正想着时托雅进来了，看见我哭成这样，她急急地走近我，前后左右地检查了一番，再看看我的衣衫完好如初，这才松了口气。

唉！看来她以为我被非礼了。这里，也只有她一个人是真正关心我的吧。我不禁大受感动：“托雅，我没事，害你担心了。”

“看你哭成这样，我还以为你被……”托雅说着忙为我擦去眼泪。

“托雅，大汗要我嫁给他，我不想嫁。”我委屈地靠着托雅。

“哈日珠拉，你知道大汗为什么要你嫁给他吗？因为你长得像他年少时的恋人。那时，大汗尚未即位，因为一些误会所以和那个姑娘分开了。那个姑娘因为赌气就

嫁给了一个牧民，后因思念大汗而抑郁成疾，不到一年便死了。”

“啊！那他们为什么要分开？”我不禁同情起林丹汗来。

“这件事很少有人知道，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分开，可能只有大汗自己知道。”托雅小声地说。

“既然很少有人知道，那你是如何得知的？”我也小声地问道。

“当年因为哈挖经常出入大汗的寝帐，所以得知一些，也和我说过。听说大汗的那些个福晋们或多或少都和那个姑娘有些相似。但我不知道原来你才最像那个姑娘，直到今日无意中在苏泰大福晋帐外听说起我才知道。”托雅一口气说完。

“哦，老天！”我真无辜，“就算我像那又如何，他如今都这么大了，我才多大？我不干，再说我根本不喜欢他。”

“哈日珠拉，其实能嫁给大汗是你的福气，难道你想做一辈子奴婢不成？大汗才四十二岁呢。再说了，哪有嫌大汗年龄大的？换作别人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”托雅一定觉得我的思想很怪异，所以苦口婆心地说道。

我不禁怀疑是谁要她做说客的。是林丹汗吗？对了，林丹汗四十二岁了吗？倒是看不出来，看起来像三十多点。这要在现代，这个年龄的男人正该是有魅力的时候。更何况这个男人还是最高元首。那可是多少女人梦寐以求都想嫁的绝版钻石男人啊！

其实委屈点嫁给他好像也不是那么坏啦。起码，以后可以安心地做个不用上班也衣食无忧的米虫嘛，嘿嘿……呸呸呸，我都想什么呢？我可是现代人啊。“怎么可以不认识不了解就随便嫁给一个人，不行。”我不满地抗议。

“哎！不认识不了解以后不有的是时间，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？你怎么会有这般古怪的想法？”托雅表示难以理解。

是啊，是啊，我不可能告诉这个古人我来自三百多年以后吧。我的想法怎么告诉她听，这古代女子的思想跟我比，那绝对是有落差的。她们讲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安心立命要嫁个好夫君，然后就每天乖乖地等着自己男人来宠。咦，啧啧……我不禁悲哀地看着她摇头。

托雅当然不知道我内心的想法，依然不厌其烦地说：“你想，大汗要你嫁给他，你有反对的余地吗？”

我一下子泄气，的确，胆敢违抗王命就只有死路一条。没错，我是现代人，可现在的我是哈日珠拉，一切言行都不可太异类。我现下所处的环境是这落后的古代，将近四百年的差距，这思想如何跨越？唉！

托雅看我不语，以为我又在想什么，于是用手蹭了我一下，说，“你不会是还

在想着那个抛弃你的男人吧？嫁给大汗有何不好？以后，你也是这蒙古大草原的主子，要什么就有什么。”

“啊！”我吃惊地看着她，抛弃我的男人？谁啊？到底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

“忘记了是好事，我以为你还惦着他，我倒是忘了你已经失忆了。”托雅摆明不想多说的样子。

“好托雅，告诉我之前发生的事好不好？”我不依不饶地缠着她。

“不好！”托雅想都不想就说。

“托雅，你告诉我吧，你也不想我一直失忆下去是不是？”我可怜兮兮地说。

“唉！好了好了，怕了你。”托雅被我磨得实在没法，这才告诉我，“你十六岁那年救了一个牧民，后两情相悦，但是因为那个男人身份可疑，哈挖不同意。而那个男人最后也离开了你……”

托雅看看我继续道：“他说好会回来娶你，结果一走就是这么多年！你悲痛欲绝，从此竟然拒绝所有提亲的人，害哈挖伤心啊！可是因为他疼爱你，所以也由着你。不想，由着你的性子，一过就是这么些年。”说完还很气愤的样子。

我怎么听起来像是陈世美一样，男的走了，留下女的伤心欲绝。这哈日珠拉也算是够傻了，负心人想他做甚。这种事也只有在这落后的古代才会发生，要放在现代，哪里没有好男人啊！难怪会让托雅的父亲伤心了。不过这倒是符合古代汉家女子的常情。

托雅拉着我着急地问：“你该不会是想起什么了吧？别为那个人锁住你一辈子，不值得的。”

看来托雅也算是真心关心我，我心里一暖，随口道：“我想一个人静静，也许，嫁给大汗也不是那么坏的噢？”

“就是，你能想通真是太好了。你休息吧，我先出去。”说完她高兴地转身掀帘出去。

是去报信吧，我忍不住想。要我嫁，哼！我才不会任你们摆布。明的不敢违，我逃跑还不行吗？